

## 父亲的心愿

□程立华

三月,忧伤和思念在心底发芽。

父亲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,我惊呆了,曾经山一般伟岸的男人,竟会瘦弱无力到被两个人搀扶着都不能迈动一步!

父亲得的是肝腹水。那时弟弟尚未成家,父亲觉得对儿子有愧,看弟弟的眼神中透着深深的忧伤。为了省钱,父亲拒绝住院,只在家里吃中药。

每当夜深人静时,母亲就拿砖头支起一只黑色小药锅,用干柴小火细细地从十一点熬药到凌晨一点多。她独自坐在院子里,边熬药边不时地擦眼泪,满天星辰同一轮弦月挂在天上,浩瀚、寂静的夜幕,衬得母亲的身影更加沧桑、孤独,火光映着她疲惫的脸忽明忽暗,缕缕药香飘进夜色,弥漫在小院上空。

一天半夜,我走到母亲身边,正在熬药的母亲看见我,赶紧抹一把脸,说是烟太大熏了眼睛,让我回屋睡觉。我去看父亲,他正坐在窗前静静地凝视着院子里的母亲,在朦胧的月光里,父亲身影肃穆,如一尊雕像,深邃的眼里泪光闪烁。父亲轻轻地对我说:“等我走了,你们一定要好好孝敬你妈。”

中药吃了近半年,父亲忽然拒绝再喝那黑乎乎的药汤,他武断地说:“我已经好了!”母亲急得头上直冒汗,医生说中药治疗必须够半年方有效,眼看就到半年了,母亲不甘心功亏一篑。父亲却开始耍赖:“这药啊,谁熬谁喝,反正我不喝了。”母亲气得号啕大哭。

两个月后,父亲的病情开始反复,并不再有好转的迹象。我们让他住院,他说:“不去,反正也治不好,不如留下钱给小小娶媳妇。”

母亲小心翼翼地不让我们姐妹多接触父亲,我们知道她是怕父亲的病传染给孩子们。父亲疼爱外孙,他眼巴巴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,想抱又不敢抱,那眼神让人心碎,我只能偷偷抹眼泪……

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,有一天,小妹凄然地告诉我:“姐,咱爸在床上躺着哭呢!”我走到床边,轻轻推了推父亲:“爸,怎么了?”父亲两眼挂着浑浊的泪,泪水缓缓地淌下来,他使劲把脸转向里边,努力不让我们看见他的眼泪。

此时,父亲对病痛的隐忍、对亲情的不舍、对生命流失的无奈,让我肝肠寸断,我终于忍不住,跑出去失声痛哭……

父亲终是走了,带着对世人的无限眷恋。在一个柳絮纷飞的日子里,一堆新土孤零零地突兀在荒野里,母亲坐在坟前喃喃自语:“真的就没了么?”

夕阳拉长了母亲的影子,孤寂得令人神伤。夜里,听母亲彻夜低声哭泣,我的泪水一次次打湿枕巾。

一晃十年过去了,又逢清明。父亲的坟头早已绿树成荫。柳絮白了一地,满头华发的母亲点燃纸钱,把祝福诉向长眠于地下的父亲。弟弟带着小侄子往坟上培着新土。小侄子问:“奶奶,这里面是爷爷在睡觉吗?”母亲边拔荒草边说:“是啊,要是你爷爷还在,肯定最疼你。”

三月里阳光正好,坟旁柳树垂下柔柔的枝条轻抚着我们的头顶,一如当年父亲抚摸我们。父亲若能在天堂看到儿孙满堂,心愿也该了了。

## 清明 寄哀思



侯建平摄

## 清明打纸

□王乃飞

昨天夜里,我突然想起一个已经消失的物件来。

那是段小圆木,一端刻有天圆地方的铜钱样子,加上一根小木棒,便成了一套工具,叫打纸砢(wò)子。

一到清明,打纸砢子就派上用场了。

我小时候,曾多次见过“打纸”,从一卷烧纸里抽出一些,在桌子上均匀摊开,然后将打纸砢子放在上面,用小木棒敲一下,再移到别的地方敲一下,等把纸打遍了,就把纸卷起来,放在一边,普通的纸就变成“钱”了。

我看到,打纸的人一脸肃穆,动作也庄重,表情透着哀思,像是想起了逝去的亲人……

奶奶在时,家里的纸都由她打。我们一大家子人,都会把烧纸拿到奶奶那里,让她统一打一遍,再送到坟头。

奶奶一上午的活儿,就是把那些烧纸摊开来,啪、啪、啪地打一遍。在打纸的时候,她嘴里还不停地念叨。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是什么,就问奶奶。

奶奶说:“我是在嘱咐你爷爷,别忘了分些钱给他死在外面的五兄弟,还有家里没人的小坏,好让那边的亲人,都别饿着……”

奶奶嘴里的“五兄弟”,是爷爷的一个弟弟,当年闯关东死在外面了;那个“小坏”是我一个堂叔,早就死了,他老婆带着孩子改了嫁。奶奶想得周到,要把所有的亲人都照顾到,不让他们在阴间饿肚子。

这些打好了的纸,一摞摞地放在那里,整整齐齐地等着到坟头化作一团火。奶奶看着这些“钱”,很高兴:“‘钱’多,就说明家里人多,兴旺!”

奶奶去世后,家里的打纸砢子东借西借的,不知到哪里去了。再往后需要打纸的时候,母亲就会拿出一张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,放在黄纸上,用手象征性地按一下,便算是打纸了。

去年清明,哥哥、姐姐干脆都买了冥币,印得很逼真,真钱大小,一摞一摞的。他们说:“这个省劲,不用再打纸了。”

打纸砢子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,烧纸的习俗,恐怕以后也会消失,现在人们通过网络就可以遥祭逝者,连冥币也用不上了。然而,我们对逝者的那份心意,永远不会消失。总会有一件东西、一种方式、一个仪式,来寄托那份心意。

## 那一别,竟永别

□张金刚

清明将至,想起几个老友,没了重聚的期待,唯有永远怀念。

过年回家,母亲告诉我:“老四没了,糖尿病。”

这晴天霹雳般的噩耗,骤然将春节的喜悦冲散,我默叹:“怎么会!”他才长我一岁!事业刚刚风生水起,孩子需要照顾、父亲需要孝顺,就这样,生命终结在了四十岁。

我称老四为四哥,他是我儿时的玩伴、九年的同学。我常尾随其后喊:“四哥,等等我!”他停下来,拽着我跑。

毕业后,老四在北京开了电脑公司,业务逐年拓展。过年时相见,他的京城见闻及寻呼机、手机,惹得我们甚是羡慕。

上次春节相聚,老四比以前更瘦了,但依然精神。殊不知,那时他已深受疾病折磨,只是瞒着我罢了。本打算来年重聚,可我再也等不到他。去看大伯,对儿子的早逝,他不多说,一语便哭。童年玩耍的山沟里,如今添了孤零零一座坟,使我与四哥阴阳相隔。我不敢去坟前,只远远望着,将思念拉得老长老长……

上师范时,我与海强最好。他大我两岁,谁欺负我,他便拔刀相助。因我离家四百里之遥,他每次回家,都要捎来香椿饼、粽子、花生等稀罕食物给我打牙祭。想家的苦,在那一刻倏地消散。

毕业离校那天,我和海强都哭得如泪人一般。我坐的班车驶出车站时,他还追着挥手。因不在一地,受工作生活所累,我们一直未再见,只通过电话、微信了解彼此近况。常说特别想念,可总觉得来日方长,不曾为了相聚而牺牲时间、创造机会。谁知,竟再无机会。

从同学口中得知海强因心脏病突发早逝的消息时,我正忙着,不禁愣在那里,泪水翻涌。我不舍地删掉了他的一切信息,害怕哪天不小心触及而伤怀。毕业二十年聚会,独独少了海强一人,老师同学皆一声叹息,我却恍见,海强挥手走来,依然是二十年前的模样……

那次在街头邂逅老同事伶俐,得知她已调到县城两年多。她年轻如昨、神采飞扬。因她急于上课,我急于上班,我们匆匆见、匆匆别,不过十分钟。

伶俐,名如其人,生得俊俏,做事利落。以前在一所学校共事时,教研室里,常在大家困倦时,响起她银铃般的笑声;课堂上,她的声音、笑容,更是格外吸引人。我私下常去她办公室蹭饭,分享她的好厨艺。相处三年,她带给我们的是乐观、阳光的美好形象。

万万没想到,抑郁症会找上伶俐。那日在操场上散步,听说有位老师因抑郁症自杀身亡,谁知竟是伶俐。实在令人难以相信!老同事们说,近几年伶俐家里遭遇诸多变故,她早有抑郁苗头,却未引起重视,终酿恶果,令人惋惜之至。那次匆匆一别,竟是永别……

发小四哥、同学海强、同事伶俐,这些曾在人生路上伴我走过一程的老友,皆因病早逝。清明,想起那一别,竟成永别,满心怅然。

逝者如斯,生者珍惜。人到中年,难免送别身边人,而我越发明白:珍视健康,人在一切都在;珍爱亲朋,常聚真情长在。